# 【泰迦泰罗】会饿的好孩子有饭吃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63397039.

| | |
|---|---|
| Rating: | Mature |
| Archive Warning: |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
| Category: | M/M |
| Fandoms: | ウルトラマンT \| Ultraman Taro,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 Ultraman Taiga |
| Relationships: | Ultraman Taiga/Ultraman Taro, 泰迦泰罗 |
| Characters: | Ultraman Taro, Ultraman Taiga |
| Additional Tags: | 子父, 虎芋, 不会打标签抱歉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5-02-25 Completed: 2025-03-09 Words: 5,883 Chapters: 2/2 |

# 【泰迦泰罗】会饿的好孩子有饭吃

by Blossom540

Summary

*子父爱情向，完全ooc
*fork虎xcake芋，私设非常多
*预警：内含左位咬，右位主动，骑乘等一系列个人xp，各种双方心知肚明的调情攻防战

本文不应用于任何盈利或商业用途

# Chapter 1

好像分辨父母的脚步声是孩子的一种本能。地球上的孩子总是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注意着门外的动静，以便于第一时间就能关闭电子设备或是装模作样地翻书念字；对幼年的泰迦来说，父亲的脚步声则意味着一段温馨时光的开始。自从能闻到cake的气味后，他早已不需要靠其他要素来分辨父亲与他人，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屏气凝神等着门外熟悉的哒哒声。

钥匙插进锁孔顺时针转了一圈，接着家门缓缓敞开，泰罗步幅平稳地踏进来。看到他从房间里抱着摇头摆尾、呜呜直叫的拉比出来，微笑着打招呼："泰迦回来得好快啊，通讯的时候以为至少还要一天呢。"泰迦捞住挣扎的拉比移座到沙发，没法叉腰也没空摸角，唯有语气明快、隐隐透出骄傲的底色："我把书本里对应的理论用以实践，虽然消耗的能量多一点，但是在缩短任务流程的同时还提高了安全系数——这些都好好地写在报告里了！"

泰罗满意地点点头：他的孩子向来是优等生，自然不必吝啬夸奖；预想中的回应却没有到来。他扭头再看，泰迦盯着自家宠物出神，拉比不喜欢被冷落，自顾自用头去蹭小主人的手。总教官上下扫视，没有伤口；再回想一番，似乎任务通讯时也未见什么异常，于是放缓语调："怎么了，难道有哪里不舒服？"只见泰迦回过神来拼命摇头："没有啦！倒是父亲，今天工作很累吗？"

和平常一样的答案，称不上累。见泰罗摇摇头，泰迦支支吾吾，最后才小声说有点饿。

泰罗顿了顿，鎏金色眼灯不着痕迹地瞥了他一眼，旋即又将视线移开："这么快？可是任务前才——""就是因为能量消耗比较快，所以有点饿了嘛……父亲不方便的话，就算了吧。"早已准备好的回答。泰迦语气忸怩，避开了似有若无的目光，努力替趴在他膝头的拉比疏解刚刚一通乱蹭结成的死扣；却竖起耳朵仔细听。父亲"唔"了一声，不知想到什么轻轻地笑，他的脸却感到一阵热："……好，我知道了。泰迦的床已经收拾好了吧？"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藏不住心思。泰罗抚平衣帽架上有细微褶皱的披风，慢条斯理地往沙发边走，拉比从呆滞的小主人腿上跃下，围着它刚回家的主人又蹭又绕圈还摇尾巴；只是一阵清脆铃声响起，它立刻拔腿狂奔，刹车在自动喂食机前等着大快朵颐。好像有种既视感，以至于泰罗油然而生一种自己不如食物重要的失落心情，但他决定不说。距离渐渐缩短，坐在沙发上的泰迦如梦初醒似的猛然站起来往房间方向冲。

踏进自己的房间，泰迦才发现心脏正砰砰地鼓动不止。他愣愣地停下脚步，又强迫症似的环视一周，确认没什么需要再次整理的东西。泰罗不紧不慢跟着进来，随手关

上门。离得太近，红色皮靴几乎贴着他的小腿，鞋尖在地板上不轻不重地一点，咔哒。

泰迦咽了一口唾沫，这才开始慢慢感觉到饥饿感死灰复燃般四处扩散。像曾经做过许多次的那样，他在地板上跪坐得规规矩矩，手却像是无处可放似的犹豫着虚搭上光洁的鞋面。泰罗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动作，转而坐在整洁的床上敲敲他的肩膀：“好了，过来吧。”

事急从权。泰迦的脸贴上半勃起的性器，泰罗对此已经很熟悉了；起初只是为了填补食欲，不知何时逐渐参杂进浓厚的情色意味。泰迦仅以双颊的软肉与喉腔包容了他，甫一抖动便含得更深；快感裹挟着他的感官往同一个地方汇聚，大腿内侧薄薄的筋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被泰迦轻轻地拨得更开。原本这事对双方来说都轻车熟路，但寒冷的、皮革制的手套也握上柱体时泰罗还是禁不住打个激灵。他下意识张开嘴要提醒，难以言明的声音便自喉涌出，使他既惊且羞，只好咬紧下唇。少得可怜的理性明晃晃地警示他不能在孩子面前丢了身为父亲的尊严，但泰迦显然没有配合他当做无事发生的意思。明亮的眼灯紧盯着泰罗。意识刚刚察觉不妙，身体已经在泰迦的注视中高潮了。

……故意的，这个坏孩子。

泰迦慢条斯理地吞咽了一阵，张开嘴巴给他看最后一点剩余也卷进口腔中的过程，或许是在求夸奖；但泰罗偶尔冲动，做不了一个事事耐心的家长。他撑起身子来整个扑进孩子的怀里，胡乱径自亲了亲泰迦的嘴唇。

如果说到现在为止一切行为都可以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解释，接下来的流程就完全是白日宣淫，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当事奥对此提出过异议。

“父亲今天好像格外兴奋呢，”泰迦摘了手套，两根手指已深埋进穴内，没怎么扩张软肉就迎合上来，“发生什么了吗？”今天是中期体能测试这件事，明明已经提前在电话粥里煲过了嘛……泰罗断断续续嘀咕他只是运动后激素水平高，一边下意识地把泰迦的手夹在大腿之间磨蹭。偏生泰迦又刨根问底非要知道和他对战的学员的具体情况；他正爽着呢，又觉得话说到一半实在不好，只能硬着头皮讲完。到底有必要这么郑重其事地解释激素和进食以及性之间的关系吗？但泰迦郑重地点点头，好像现场把生理学知识融会贯通了一遍：“原来是这样啊，那、下次我要帮父亲准备。”

什么呀这孩子……泰罗简直有些埋怨了，他才不想在床上做什么语言教育呢，但小孩的絮絮叨叨看来一会儿也停不了。于是他看准时机把泰迦压在身下，对方的手指便从穴腔中滑落下来，被透明发亮的液体黏糊糊地裹着，饶是已经习惯的泰罗也不禁略红了脸。他一只手试图撑开自己的穴口，另一只手已经摸索上对方的性器：“好啦好啦，已经差不多可以了吧？”

孩子的眼睛瞪大了：“父、父亲！明明说了由我来——”泰迦的抱怨未及说完就被泰罗吞进唇舌中，下唇被犬齿不轻不重地划过，激起一阵无法言说的战栗感；胸口互相

紧贴着，仿佛双方正共享同一颗心脏。

这件事他们已算得上轻车熟路，滑脱几次后穴口终于对准了性器，在扩张和体液的帮助下毫无异议地接纳了它。

进去了……泰罗松了一口气，试图忽略一开始的不适感——无论多少次，被进入的酸涨感都并不好受。他以大腿的力量带动腰腹小幅度地上下活动，去蹭自己的敏感点；嘴里也并不闲着："唔，但是、现在不应该听我的么？泰迦也没有反抗，"仿佛为了证明似的，泰罗握住对方的一只手臂轻松摁在床单上，夹杂着喘息呻吟，语气却很理所应当，仿佛他是在训练后总结陈词，而不是坐在儿子的性器上扭腰，"所以……要更加努力一点，才能让我听话，对不对？"

泰迦小狗似的不满地哼哼两声，脑筋转了转就动了主意：毕竟他只是不能动手，不代表会把主动权全部交出去。泰罗却像已经提前知晓了他的动作似的——也许对他所有动向都了然于心——往后一仰，双手不偏不倚地撑在他的大腿面上制止了动作；却也进得更深了，两人都发出一声刻意压抑着的吐息。泰迦的视线有些模糊，看见父亲微微仰头，一片红色晕染的脸正对着他，倏尔露出那副似曾相识的得意笑容：印象中在他幼时父亲总是用这个表情对叔叔们示以某事的胜利；他长大之后就几乎不再有，又或许只是他没能见到。

这是我所不熟悉的父亲。泰迦想着，感觉到灵魂深处时常煎熬的渴望：作为fork，他希望能拥有cake的一切血肉；作为孩子、后辈和恋人，泰罗几乎会为他让出一切，但他还想要更多。

父亲的指尖触及他的眼周，泰迦才惊觉脸上不知何时湿漉漉的一片，大概率是爽哭了，又或者谁饿的时候不会有点负面情绪？他从纷乱的气息中捕捉到一声无可奈何——或者心知肚明的——叹息。"泰迦……"有意无意地，父亲贴近他的耳朵吐气似的送出名字。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每当父亲这样亲昵而暧昧地耳语，就意味着他能够得到奖励：夸赞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东西，没有例外。他愿意把这理解为一种示弱，和他自己的眼泪同源。空置的手终于触碰上对方的躯体，这次父亲顺从地往后仰去，两人一起落进一床轻飘飘的铺盖，恍惚间几乎生出飞起几片羽毛的错觉。

泰罗观察着孩子陡然变晴的脸色心里好笑，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会表现出来："不生气了？"泰迦哼了一声，脸颊仍是鼓鼓的："是爸爸先做错了，明明要把吃饭和做爱仔细划分开的是爸爸嘛……"好吧，泰罗感觉自己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一下，确实是他一时得意忘形，千真万确抵赖不得，认错的态度可谓诚恳："对不起泰迦，一定不会有下——！"最后一个字的音节几乎乱成浆糊，因为小孩子赌气似的挺身，很深地顶进，抽出，几乎没入全根。泰罗的舌尖还没来得及收回去就吐出更多，涎水顺着嘴角流出，洇湿一小块枕头。

完蛋了，泰罗头晕眼花地想，他刚刚不应该自己玩的那么开心，以至于现在敏感得无以复加；逗孩子又过了火，导致泰迦报复性地抵住凸起的那点抽插。这样下去大概

明天又要腰疼一回，泰罗晕晕乎乎地盘算着。然而孩子的吻落下来，热情地裹住他的唇舌，像团流动的火点着了他的所有；他不再有余力想除对方以外的任何事了。

泰迦注意到父亲的状态与平时不同，扶起身下的腰胯挺进穴腔的最深处。往常泰罗总是抗拒，以一种听着严肃实际上却像撒娇的语气告知他不可以这么做，但今天被打个措手不及，显然忘了这回事。泰迦感到自己似乎凿开了什么，于是更精准地朝着那点小口用力；他重重一顶，终于破开腔口进入最深处的生殖腔。内里的软肉几乎从未经过征伐，热情地紧紧绞缠着他，仿佛一种诱惑，要他以其他方式留下重回的痕迹。泰迦咬牙，没有直接遵从内心的声音。他抬头去看父亲的脸。沉浸在高潮和即将到来的更高快感里，泰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泰迦一定要附在他耳边撒娇似的询问：“爸爸，我可以射在里面吗……？”

他潜意识里知道父亲一定会回答，无论同意与否，他都会听。他屏息忍着、等待着判决；接着，泰罗勉力伸出手，软软地敲了一下他的肩。

泰迦险些又要哭了，不过这次一点儿委屈也没有。他感觉胸口火焰跳动，连若有若无的饥饿感也消失殆尽。再次和父亲真正联系在一起，这种满足感甚至一度压过生理性快感，令他提前产生飘飘然的幻想。他压下身子去用舌尖描摹父亲胸口的计时器，迫切地想要融为一体；泰罗好似理所当然地接纳了他，连湛蓝计时器溢散的光芒都聚集在他自己的胸口。

在这样的快感和暖意中，泰迦在生殖腔的最深处中出。那远远超过泰罗所能承受的限度，狭窄的腔体无法全部容纳的精液混合着体液滴落下来，在鲜红的大腿上蜿蜒，粘湿了床单。他简单利用清洁光线为父亲重新整理了一下仪容；泰罗眸光涣散，在他亮晶晶的注视下，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这样够了吗？爸爸。”见他恢复活力，泰迦的天线贴上他的天线，撒娇似的蹭了蹭他的脸颊。绝对够了，可能太多了。泰罗现在一点也不想动，只想瘫倒在床上大口喘息，难得抱怨：饿的应该不是我吧，怎么……

大概是无意间说出声，因为泰迦凑过来亲亲热热地拥住他的脖子：“没关系的，就算爸爸变成fork我变成cake，我也会帮忙喂饱爸爸的！”

不管怎么说泰迦真是好孩子。泰罗抬起酸痛的胳膊，感动地擦掉孩子脸颊上薄浮着的一层汗，眼见着泰迦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天线，接着手臂向下紧紧搂住他的腰撒娇：“爸爸，可以再来一次吗……？”

果然还是个坏……算了，小孩子青春期精力旺盛也是很正常的。泰罗笃定地想。

# Chapter 2: 在浴室吃饭是否搞错了什么

*子父，IF线cake泰迦xfork泰罗，ooc

*血腥微G向行为描写

*有一句话 07 提及请注意

其实这才是先写完的前篇（

泰迦盯着自己的光屏，距离下班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了。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着：三，二，一——

门被一股推力撞开，但幅度不大，顺从着触及墙面就毫不犹豫地停住。泰迦从沙发上跳起，小步快跑到玄关，半曲身体刚刚好接住有些踉跄的泰罗。

“父亲！”

“呃……”泰罗没能站稳，结结实实地落进孩子的怀抱里。披风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挂链勒住手臂，布料积到腰间变成松松垮垮的一堆小山。原本他还能分出点心思来弹压自己的欲求，可是饥饿感在他甫一接触到cake的皮肤时就蓦然反扑，接管了他开始痉挛的胃和使不上力气的四肢。也许饿晕过去会更好，毕竟对于有能量就能生存的奥特曼来说饥饿不过是一种可忽略的生理错觉；可是泰迦——他的cake在这里。于是这种劣根性的本能压倒一切，反过来冲垮所有名为理智的桥梁。好饿……他低声喃喃，不知道是要推开泰迦还是紧紧拥抱住他才好。孩子关切的脸和声音渐渐远去，视线里的世界则模糊成整片难以分辨的灰黑色而缓缓旋转起来。顾不上自己是否有发出

什么明显的喘息声，他仅剩的理智只够在猜测泰迦凑过来后耳语似的说一句“去浴室”。

听起来像某种暗示，但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是经过实践的真知灼见。天知道泰迦首次显露特质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泰罗更是饿得头晕目眩。泰迦在沙发上以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利用光剑划开了手臂，导致光粒子飞溅得到处都是；虽然出光粒子量没达到凶案现场级别，但兵荒马乱中拉比最喜欢的地毯和沙发惨不忍睹、彻底报废，为此父子两人绞尽脑汁哄了它好久才平息。当然，更可能是当时泰迦皮开肉绽的手臂给泰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经过争执，才在泰罗的坚持下对地点、频率和时间约法三章。总之，当泰罗被冰凉的触觉拉回些许意识时，他已经坐进浴缸，而泰迦半跪在瓷砖地面上，把大部分重量都压在壁沿以便于靠近他。

泰迦的眼灯亮亮的，见他清醒了些，立刻脱口而出：“没关系的父亲，快吃吧！”说完就发现毛遂自荐有些奇怪，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奥特天线。泰罗是真的拖延不了哪怕一秒，眼见着泰迦积极地凑过来，他轻车熟路的低头衔住孩子的手腕，因而错过了泰迦饱含失望的小小叹息。

咬住的皮肤很温暖，也和任何一个fork会感受到的那样甜美；明明不管伤害了谁都会难过，更不必提这是他所珍视的孩子，可是混合欲望后升腾起的全是终于可以饱腹的解放预感。那一点若有若无的负面情绪很快全不作数，泰罗感到自己的牙尖嵌进表面，然后紧绷的皮肤陡然松开——光粒子争先恐后地从被咬破的伤口中溢出。泰迦嘶了一声，挡在父亲后颈的手却没动弹，很有先见之明地把下意识后退的动作遏制住了。接触到光粒子的瞬间，泰罗险些试图撕下那块肉以满足自己吞咽的渴求，但第一次时泰迦痛得发白还强装镇定的脸在他眼前一闪而过，比任何镇定剂都能使他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即便如此，当金色的光粒子如预期般流进喉管时，他仍然产生了一种飘飘然的满足感。

看着父亲认真而努力地凑近他的手腕吸吮式的进食，时不时溢出唇角的、属于他的光粒子在肌肤相亲中洇染了泰罗半张脸庞，闪耀出几分艳色，泰迦的思绪不由自主地朝不可控的方向蔓延。他半是放纵半是忘记地推迟了约定好的时间，回过神来时竟是泰罗先用回复的少得可怜的理智和极力的克制才把脸从伤口处移开，总算没有超时太多。泰迦的皮肤已经开始自行结痂，但已分泌出的光粒子丝丝缕缕实在没有去处，竟不舍地追逐着嘴唇，牵出条细线金丝。泰罗混沌的头脑没来得及思考，只想着落在地上实在浪费，下意识就伸出舌尖去接——

泰迦的脸倏然红透了，但将最后一点能量卷进口中的泰罗好像没反应过来似的对着伤痕发愣。寂静的空气挤在逼仄空间里令人分外难熬，更使泰迦幻视那些不能为人所知的夜晚遐想。他踌躇一瞬就鼓起勇气来，将手指虚搭上父亲的手背，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吐露心声。这个动作让泰罗很快回神，但显然被误解为一种无声的催促；像是把什么微不足道的想法抛之脑后般摇了摇头，泰罗安抚地回握他的手，探询他的眼光比起歉疚更像对什么事情感到羞愧：“抱歉，很痛吧？我很快治好。”

什么都没有发生。泰迦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洗完手走出浴室的都有些记不清楚；他盯着自己光洁的左手手腕出神——绝非他一人的幻想，但没有血、没有痕迹、更谈不上什么证明。

“泰迦还没吃饭吧？要不要趁着还早出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好像试图把所有暧昧旖旎都留在一方狭小的浴室里，泰罗站在玄关穿好披风，又是平常的父亲了；抱着歉意对他笑着表示工作还没完成，瞧不出半分狼狈的影子。泰迦直觉自己还不太能接受父亲突然的疏离，机械地点点头应下，就好像他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做回一个乖孩子。

一点都不饿，也没有心情。父亲急匆匆地离开后他也走出家门，漫无目的地在无人小路徘徊，正巧碰到表哥。赛罗还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打了声招呼就要揽着他的肩膀一起去人气小吃店大快朵颐，泰迦摇摇头表示自己还有事要做。谈话间，他的视线很容易就被银色花纹上显眼的金色伤口吸引，他咽下喉咙里不存在的气泡，犹疑着问：“赛罗……你的脖子？”

赛罗甚至没有试图去看或是伸手去摸，只是啧了一声，连语气都称不上气急败坏：“可恶，都怪老爹……”他这么说着，却完全没有遮一遮那显眼咬痕的意思，用力挥了挥手权当再见，就潇洒地大步往人潮涌动的年糕店走去。

泰迦凝视着他离开，恍惚间觉察到手腕处仍汩汩流动着痛苦，明明父亲的治疗光线向来高效而温柔。他杵在原地悄悄叹出一口气，从混乱的大脑里捕捉到些许无厘头的思绪。

……好羡慕。

end.

---

写了一半突然意识到那什么不也是光粒子吗？！这样让爹直接化身魅魔不就万事大吉了（？）但最终还是写了设想的轻微G向，完全是为最后那碟子醋才包的饺子。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